



過嶺記

孫用譯

中華書局印行

標商冊註



冊數
~~售價 0.40~~

冊數
售價 0.30

新 文 藝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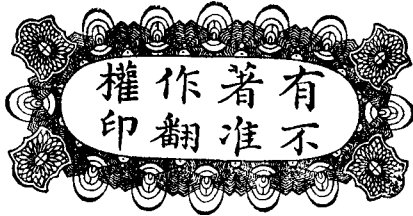
過 嶺 記

孫 用 譯

1 9 3 1

華 書 局 出 版

民國二十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年二月發行
民國廿二年一月再版



譯者 主編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新文藝叢書過嶺記(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孫 徐志摩 用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瀋陽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瀋陽 香港 新加坡

(六一六一)

目錄

關於保加利亞文學·····	一
關於伐佐夫·····	七
伐佐夫小說五篇·····	一一
1. 在不林山中·····	一一
2. 過嶺記·····	二三
3. 倔強的人·····	三九
4. 失去了一晚·····	六三
5. 燒了的草堆·····	七五
後記·····	八九

關於保加利亞文學

古代的保加利亞文學發源於息立爾（Cyri）和麥撒狄阿斯（Methodius）及其信徒們的著作，大部分是譯自希拉文的神學作品。從鮑力斯王（Boris）的改革正教起，直到土耳其人的侵入，宗教很佔優勢，巴贊延（Byzantium）文學的影響超越於其他。福音書和書信集的翻譯，聖者的傳記，傳道詩的集錄，教義的註釋，希拉歷代志的譯本，以及各種雜書，如聖斯伐妥斯拉夫（St. Svitoslav）的Shornik，都成了國家文學的原料。在西緬王（Simeon）時代，文學上有可注意的活動，西緬王自己就是一個作家；這一時代的重要作品之一是主教約翰（J. Jhn）的Shestodnev，或六日記，一篇創世的紀事。稍後，波戈密爾教徒（Bogomils）的不信正教

給了一種反抗的論著的衝動。正教的主要的戰士是聖科斯馬斯 (St. Kosmas) 和耶路撒冷的修士阿塔那斯 (Athanasius)。波戈密爾教徒之中，有一篇『聖伊凡波戈斯洛夫的問題』描寫世界的終始的作品，是極被重視的。與這一教派同時散布的是許多偽經的作品，根據了聖經的敘述，而又粉飾以極有幻想性的東方的傳說，也大大地通行着。和這些一起，又出現了小說的以及源自東方的宗教作品，如亞歷山大大王的傳記，如特洛伊城 (Troy) 的故事，如『Stephanit 和 Iohiati』以及『Bartham 和 Josaphat』的神話，後者是根據了佛的傳記的。這些大部分是中古時流行於歐洲的幻想的傳奇的複製和改造，其中有許多在國家的傳說和民歌裏留下了痕跡。當十三世紀，在亞申 (Assin) 王朝的治下，編著了許多歷史的作品和年代紀 (Tabularium)。國史大約也有成書，但保存至今的却一本也沒有。到土耳其人一侵入，文學不見了，書本成了蠹魚

與蛀蟲的食物，否則就被戮於那希拉的教士（Phanariot）的狂信之下。第爾諾伐（Трново）的主教的圖書館，於一八二五年爲希拉的主教喜雷力溫（Hilarion）實行焚燒。

✽ 修士帕伊西伊（Paissi，約生於一七一〇年）和主教索弗羅尼伊（Sofronii，1739—1819）是被認爲文學復興的先驅的。在亞陀斯（Athos）山中的寂寞裏所寫的帕伊西伊的 Istoria Slavano Bolgarsku（1762）是一篇並無多大的歷史上的價值的作品，而牠的對於保加利亞民族的影響，却無限量。作爲熱烈的愛國者，帕伊西伊喚起了保加利亞的國王和聖者的光榮，責備他的國人的自居於希拉人，指斥那些希拉的主教們的專擅的行爲。索弗羅尼伊的生活和苦難（一八〇四）用簡明而動人的語言描寫那在十九世紀初的保加利亞的情形。此兩書都以人造的教會斯拉夫文寫成。第一本用國語印成的書是 Kyryakodromion，傳道

書的譯本，又出於索弗羅尼伊之手，於一八〇六年出版，塞爾維亞和希拉的暴動激發了在羅馬尼亞，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和俄羅斯南部的保加利亞的逃亡者和商人的愛國心，蒲卡勒斯脫（Pchurast）成了他們的政治上的及文學上的活動的中心了。一八二四年，在克隆斯塔脫（Klonstach），勃羅維奇（Brovich）出版的謙和的 Bukvar，或第一聲，是這次新運動的第一篇作品。福音書的譯本，學校的課本，簡明的歷史，以及各種初步的論文也在這時出現了。和這些層出不窮的書一起，又起了建立保加利亞學校的運動，在此，修士利爾斯基（Neophyt Rilski，1793—1831）是一個主要的活動者。他是第一本保加利亞文法（一八三五）以及別的教育書的著者，又將新約譯為現代語。在文學復興的許多作家中，如拉考符斯基（George Rakovski，1818—1867），愛國型的幻想的作家，他的作品激發了很多的愛國熱，如加拉委洛夫（Luben

Karaveloff, 1837—1879) 新聞記者和小說家，如波德夫 (Christo Bobeff, 1847—1876) 抒情詩人，他的一篇咏他的朋友狄密忒爾，一個叛逆的首領，之死的短歌是在所有的文字中最好的之一，以及如斯拉委伊考夫 (Petko Slaveikoff, 死於一八九五) 他的詩歌，愛國的，諷刺的，戀愛的，型成了近代的詩的語言，大有影響於他的民族。克爾斯安維奇 (Gavril Krastovitch) 前東部魯米利亞 (Rumelia) 的總督，和特力諾夫 (Marin Drinoff) 大有名的斯拉夫學者，寫了許多歷史的作品。斯丹波洛夫 (Stamboloff) 政治家，是一個革命的，諷刺的歌曲的作者；他的朋友斯多揚諾夫 (Zacharia Stoyanoff, 死於一八八九) 幼時是一個牧童，遺下了幾篇有趣味的行述。最著名的保加利亞的文人是伐佐夫 (Ivan Vazoff 1850—1921) 他的敘事詩和抒情詩和散文作品是近代文學的語言的最好範本。他的小說軼下 (Pod Igoto) 已譯為歐洲許多國的語言了。最好

的戲劇作品是 Ivanko，主教克勒門脫所作之史劇，他也寫了幾篇小說。除了茲拉塔爾斯基 (Zlatanski) 和彭契夫 (Borcheff) 的地質學論文，以及喬及厄夫 (Georgieff)，拍脫考夫 (Pekhoff)，托薛夫 (Tosh. ff) 和烏魯莫夫 (Urumoff) 在委爾諾符斯基 (Vel. ovsk) 的保加利亞植物誌一書中的投稿之外，在自然科學上，並無其他的原作的作品；在哲學，批評和藝術的原野上，也同樣地貧乏，但必須知道，就是文學也仍在牠的嬰孩期呢。古代的民歌已保存在幾本有價值的集子裏：雖然在詩歌的評價上，較塞爾維亞的遜色，却仍須加以科學上的重視的。幾種期刊和評論在近時建立了。其中最主要的兩種是 Periodichsko Svisanie，一八六九年創刊，由保加利亞文學會發行，以及 Sbornik，文學與科學的雜誌，前係薛虛瑪諾夫博士 (Shishmanoff) 編輯，後改由文學會編輯，由政府不定期地發行。

關於伐佐夫

伊凡民契夫伐佐夫 (Ivan Mihailov V. zov) 是保加利亞最著名的文人，以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梭波脫 (Soljot)，父親是一個商人，母親是那時很有教育的女子。他絡繹在他的生地，在加爾洛夫 (Karlovo)，在柏洛夫狄夫 (Plovdiv 卽 Philippopolis) 求學。十五歲到開羅斐爾 (Kajofar) 進學校，二十歲就到羅馬尼亞經商去了。這時，保加利亞的獨立運動已經很有勁，他在蒲卡勒斯脫 (Puchures) 入革命黨爲黨員，將全力注到革命事業裏去，又發表了許多愛國的熱烈的詩篇。他在那時是自由的羅馬尼亞過了幾年。一八七二年，他又回到故鄉；他的職業很奇特，忽而爲學校教師，忽而爲鐵路工程師。到了那次四月革命（一

八七六)的時候，他是軍事執法長。因了革命的不成功，終於被土耳其政府逼走，又移居到羅馬尼亞。此後，他又與詩人威理式珂夫(V. Vishkov)編輯一種月刊曰科學，終於往俄國，在阿兌塞(Odessa)完成了一部小說，就是有名的軛下 (Pol'Igovo)。在保加利亞人自由了之後，他仍回到保加利亞(一八八〇)，出版了第一卷詩『Fouquet de nuit』。

在文學的各種的形式中，伐佐夫都顯出他的偉大。不論在詩，在散文，他和保加利亞的真實生活是不相離的。軛下是描寫土耳其的戰爭的，是一幅真實的圖畫，畫出一八七六年四月革命時的保加利亞人的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那時的保加利亞人的感情和思想。回國後，發表於教育部出版的文學叢書中，不久，歐洲各國便都有譯本了。軛下之後，又著新地；此書所描寫的乃自革命不成，復屈伏於土耳其時起，到南北保加利亞連合時止之間的政治情形。第

三部大著名卡柴拉的王后，是一部描寫現代保加利亞的智識階級的思想的趨勢的小說，尤詳於描寫婦女的生活和思想的變遷。又著歷史小說，如『Ivan Alexander』、『Svetoslav Tertzi』等，亦頗有名。

長篇敘事詩如『Zigorka』，仙人國中，火葬之薪等，又民歌如女郎的塔等，均極佳妙。敘事詩中，忘了一篇懷慕保加利亞的古代英雄，情深而力厚。抒情詩尤美，真實，和諧，多音節，活動而流利。其描寫本國風土之美，尤爲人所不及。又有許多情歌，戀愛是他的詩題之一，他說戀愛是靈魂的最高貴的表现。

他又做許多短篇小說和戲劇，使巴爾幹的美麗，樸野，都恍若身歷其境。在戲劇上，他雖不很有怎樣的活力，大衆却很悅意他的史劇。

他的感情，他的理想和靈感都根柢於他自己的民族，這即是他被國人所愛的原因；保加利亞人以他爲他們的最偉大的文人，在保加利

亞的茅屋裏，沒有一家不冒出伐佐夫的歌聲的。他愛他的故鄉，終身記念着，嘗在意大利，徘徊橙橘樹下，聽得有一個英國人叫道：『這是真的樂園！』他答道：『先生，我知道一個更美的樂園』——他沒有一刻忘却巴爾幹的薔薇園呀！

伐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舊文學的軌道破壞者，又是體裁家。保加利亞文書舊用一種希拉教會的人造文，輕視口語，因此口語便很不完全了，而伐佐夫是鼓吹白話，又善於運用白話的人。托爾斯泰和俄國文學是他的模範。

一八九五年，在蘇菲亞舉行他的文學事業二十五周年紀念的祝典；一九二〇年，他是整七十歲，全國都有盛大的祝賀，并且印行紀念郵票七種；議會投票公決，要國家以十萬法郎贈給這位偉大的詩人。

他於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逝世。

在不林山中

我們的不林山是美麗的。

怎樣的終年蓋着雪的高峯，怎樣的青青的山谷，怎樣的驚人的松林，怎樣的迷人的美景！

夏天，在那些廣漠的牧場上，棕褐色羊羣躑躅着，肥壯的牛鳴鳴地叫着，毛片光澤的馬嘶着，很自由地在那裏，而且在某處吹着牧人的卡伐羅¹⁾，山谷裏和樹林中全響應着，使整座的山都快樂了……

還有清澈的，冷的小溪從聳峭的岩石快樂地跳下，曲曲地流過了那些芳香的山谷，可愛地，可愛地響着，好像牠們正在歌唱些什麼……假如你登上了那裏，到了那伸進在天空中的，有雪的山巔上，你將遠遠

地望見別的山谷以及別的山，以及斯脫路瑪（2）以及伐爾達爾（3），以及馬其頓的美麗的風景，以及在南面的斯委塔戈位（4）的那些山峯，那些的後面——是白海（愛琴海）——假如你再向上看——你就將見到上帝！……

那伊森丕林山是美麗的，美麗的！但如我們當冬天旅行到那裏，那時牠的冬季的大風，牠的暴風雪和吼聲是可怕的。牠們像地獄一樣地吼着，又有巨大的雪堆傾蓋了路和山谷。那時牠正像墳園一樣。還有飢餓的狼羣在白雪上走着，牠們的眼睛在夜的黑暗之中閃耀着。對於旅行的人是不得了的，假如他夜間在那山裏迷了路，又是那樣的大風。

*

*

*

*

*

好，——你可以說，——正在那樣的一夜（恰恰在聖誕節前）在R山村裏，那祖父（5）拉自古底一家都在焦躁地等候着克里末。

因為克里末，拉自古的兒子，這一天到美爾尼克去做生意，還要給母親，給年輕的妻，以及給他的兩歲的小孩買些衣服，他能夠當黃昏時回家，但是看，天已完全黑了，已經是夜了，然而他仍不會來。

在外面，狂風是怎樣威嚇地，恐怖地吹叫着呀！牠打擊着窗子，打擊着門，吹起了屋頂上的乾草……正像強盜在攻擊那間小屋，而要進來一樣。

那一家人的心都因懼怯和焦躁而屈伏了。他的妻傾聽着窗子上的每一打擊，那是不是克里末。

但是不，克里末不會來，大風却仍在外面歌唱着。但是是怎樣的黑暗呀，上帝！

那個小孩坐在有一小鍋聖誕節食物煮着的火爐邊，被那響聲所嚇而時時哭着。

『靜靜罷，我的寶寶，靜靜罷！——爸爸要回來了，要帶給你紅的小鞋子。』母親撫慰着牠。

牠就因了這幾句話而靜下，牠的充滿了幸福和眼淚的小眼睛轉向牠的母親，問着：

『爸爸？小鞋子？』

『小鞋子，小鞋子，加兒，看，爸爸來了……』

她對牠指着那被風吹得格格地響的門。

她歎着。

※

※

※

※

※

在屋角裏的祖父拉自古也歎着，僵僵於年紀和不幸的思想的負擔之下。他記念着克里末，又緊張地歎着，因為這樣的遲延是並不好的。山裏野獸很多，夜又很可怕，風雪也不會停止……去年冬天，戈蘭的那

個傭人不是正在村邊被狼喫掉的麼？而且雪堆不是又掩沒了三個人麼？……渴血者在那些地方也並不少呢……可咒詛的土耳其性！祖父拉自古嚇下了他的怕懼，也不敢高聲歎息，以免嚇着那在哀哭的媳婦和小孩。

「你們爲什麼在那兒哭？」他似乎不滿意地責問着，但在他的胸膛裏却是像石頭一樣，看哪，看……他也高聲地哭了……

門推開了。

一切都戰抖着。

祖母拉自古維查進來了；她從教堂回來，牠到那裏去，是爲了在墜彌那神像前點一支小蠟燭，以保佑克里末的。

「他還不會來麼？」她膽怯地問着，在房間裏四周望着。
那媳婦又哭着以代回答。

『親愛的上帝，那孩子是在哪兒了呀？』祖母嘆着，走過那點着聖燈的聖像壇旁邊。

她又重新畫着十字。

煮着聖誕節食物的鍋子仍在火上快樂地煮着。但人們却忘記了牠。

已近半夜了。沒有一個人閉下眼臉。

火漸漸地熄了；鍋子漸漸地靜下。

在那天井後的大門永遠是對着田野開着的，因為那間屋子正在那村莊的盡頭處。

大風在外面吹叫着，像狼在那兒呼嘯。冷戰穿過了一切人的皮膚。上帝，上帝，怎樣的聖誕夜呀！

※

※

※

※

※

克里末是迷了路了，大風雪已遮沒了一切：山谷，小山，路，田野。他昨天從村裏出來，正是好的天氣，而現在呢？……他整幾小時在丕林山中跑着，他也不知道他是在哪裏，他到那裏去，他將遇到什麼。他只曉得一件事：就是他已離開了他的村子遠遠，遠遠，已經在不熟識的山的沙漠中，在野獸的和毀滅的國裏了。黑夜因了雪而明亮，但周圍沒有一點種植的東西，沒有一點使他可以記起人，記起生命的東西，他能夠看見：沒有小屋，也沒有村莊，也沒有可以到那裏去躲避一下的，明亮的火光。他的村莊是在山谷裏的：縱使牠在近旁，他也不能見到。那座山裏，處處是寂寞的，白的，恐怖的。正如一個裹着白的殮衣的死人。他却到那裏去呢？他依了一直的方向走去，只爲了不致凍住……大風打擊到他的背上，牠在他後面哭喊着，吹叫着，嘈雜着，像許多在仙女跳舞場上的妖魔……克裏末只向前地，向前地走去，那沙漠也變成愈無邊際，愈像墳墓。他

知道他的家屬此刻正等待着，他而焦躁着……上帝呀，他仍能活着再會到他們麼？但又有誰能够從那樣的深淵裏出來而重生呢？他覺得他正漸漸地僵硬着，不久他就將跌下而毀滅在一座雪山裏，也沒有人會知道那裏是他的墳墓。還有他的妻，他的加兒……大風恐怖地吹叫着，壓止了他的思想。

穿過朦朧的光，他忽然見到了許多在雪上無聲地走着的黑影。那是什麼？是狼麼？牠們有一大羣，從右邊來了；牠們呼嗥着……他立刻飛也似地跑去。那飢餓的一羣帶着野蠻的嗥聲很快地追着他……他跑了多少時候，他已記不起了……他前面永遠是裸地，永遠是沙漠，永遠是雪田。克里末又忽然見到有什麼在前面行動着，點點的光閃爍着，和他相遇：那獸羣已差遣了幾隻狼來攔住他的去路……克里末已見到了恐怖，不能避免的死……那時他就像狂人一樣地向左面飛也似

地跑去，向一個新方向，向一處峻峭的地方下去，那些狼也在他的後面……他被他自己的拖着的帶子絆了兩次，他跌下了。已在山谷裏了，克里末快樂地見到他已走進了一個村莊……是怎樣的村莊呀，還是樸馬克⁽⁶⁾的呢，還是基督教徒的呢，——他毫不注意，因為這是狼羣逼迫他到了這裏的。狼羣仍在他的腳後跟着……他衝進了一扇似乎被大風所吹開的大門，跑到了明亮的窗邊。那些狼還在他後面跑着。克里末又用力地撞開了一扇門，走進了一間不相識的屋子。他歎息着：他見到了保加利亞的，基督教徒的屋子，以及聖像壇，以及壇前的聖燈……火燄朦朧地閃爍着，漸漸地熄了。有些人從朦朧的光裏出來了。他詫異地周圍望着。他是在那裏呀？

克里末知道了他是在他自己的家裏。

那個萬能者已指示給他向着自己的村莊跑去，向着他自己的屋

子，那時他還以為他是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哩。

『爸爸！妻子！起來！』他喊着，放下了那個聖誕節的衣包。

他們一切都像狂人一樣地喊着，擁抱了他。

『兒子，在這大風裏，你迷路在那兒呀？』那老人失神地喃喃着，又小孩一樣地哭着。

『大風是偉大的，但上帝却更偉大，爸爸。你們且穿戴起來，讓我們到教堂裏去。你們沒有聽到麼？木鐘響了。』

正在這時，在風聲一止的當兒，就聽到了那木鐘。基督誕生了。

那幸福的一家不久就出來了，向那上帝的聖地走去。

那隻煮着聖誕節食物的鍋子重行在火上快樂地煮着……！……

註：

-
1. 卡伐羅：保加利亞的管樂器。
 2. Struma：河名，在馬其頓。
 3. Vardar：同上。
 4. Sveia Gora：小的半島，是 Hlikidona 半島的一部分。
 5. 祖父：在保加利亞，對於老年人的稱呼。
 6. 樸馬克：信奉回教的保加利亞人。

原 书 空 白 页

過嶺記（一篇回憶）

我們很早就到了加那爾斯基汗（1）。按照習慣，我們在那裏停下，走進那酒館去休息一下，並且可以倒一小杯葡萄白蘭地到我們的喉嚨裏，在我們再動身走上那青青地在汗的門口的巴爾幹的山嶺之前。

我是初次到這裏來。但是我的三個同鄉的朋友却是羅馬尼亞的熟客，很知道到那一國裏去的路——那時是蘇坡脫（2）人和加爾洛夫（3）人的科爾奇斯（4），我的父親也命我到那裏去，有十個銘錯（5）放在我的錢袋裏，此外只有幾聲祝福——希望在一親戚的羽翼之下，得着幸運的成就。

因此，在從我起身直到這裏的行程之間，像牛虻一樣緊緊地逼住

我的是那兩節不很有味的歌：

夏天的夜已經過去，
在光明的晨曦之後，
一個牽了馬的青年，
走出了扉爾(6)的門口。

他騎着在那匹馬上，
有父親的祝福聲，
去經營幸運的商業，
他在山嶺之間經行。

從我們隨身帶着的乾糧裏，我們喫得少而且快，我們也喫得很有趣，因了快樂的談話，戲謔，和笑聲。隨便什麼人都會變成快樂的，當他在春天旅行於巴爾幹的時候，當有可愛的天氣和很好的同伴的時候。

在酒館裏，也不僅我們這幾個人。在裏面的門角落裏，靜靜地坐着兩個旁的旅行者。由他們的粗大的手杖，可以看出他們是步行的人，由他們的衣服，又可以看出他們不是保加利亞人。一個，有濃厚的頭髮和被日光曬成棕色的臉，有野蠻而閃動的眼光，穿着短而舊的綠色外套，有着撕開的背心和袴子，也有着一塊污舊的破布圍在頸部，當作圍巾。他的闊邊的，皺了的帽子，一直拉下在他的可厭的臉部，使他的形狀更加可厭，一定能使人記起了在阿勃魯婁的傳說的強盜。

反之，他的朋友是一個金髮，白臉，無鬚，有一點像意大利人的人，尤其像從加拉勃里亞來的意大利人：他有着更鎮靜的狀態。他穿着藍

色短褂，藍色大袴子，在他頭上戴着一頂便帽，插着一根雄雞的羽毛，——一切都已穿戴得很久而舊了。只有他的脚却保加利亞式地穿着擦爾扶羅⁽⁹⁾。他們好像是那時正在建築着的希爾虛鐵路上的意大利工人。

這兩人不常幽幽地談着，但常常向我們注視，似乎願意知道我們在說些什麼，以及我們爲什麼而笑……

在愉快的長行之前的這愉快的飽餐使我很愛朋友而很信任人。我忽然願意和那兩個可同情的，與但丁⁽¹⁰⁾和佩脫拉爾卡⁽¹¹⁾同國的人歡宴一小杯的酒。

但我的一個朋友對我睜眼，而且低低地說：

『爲什麼你要那樣！不要去招呼他們……』

『爲什麼？』我問，帶着冷寂的一瞥。

「他們不是清白的人呀……我好像認識他們的。」他又神密地說。

我重又不了解地望着他。

「讓我們走罷……這兒不是我們的地方呢。」他焦躁地說。

「是浪人嗎？」別一個同伴輕輕地問。

「不止，不止如此……」那一個又喃喃地說。

這一件事使我的快樂的興趣稍稍黯淡了些。我們就起身去付錢。當我在店櫃前解開我的錢袋的時候，那異國人中的一個，那個金髮的，我不知道怎樣也在那里了；我見到他對我的這些錢已投擲了很快的眼光，正當他伸起了手去拿在櫃上掛着的架子上的香煙紙。他這樣的動作，在我這一面，使我能够在他的敞開的短褂下面見到了兩枝手槍的槍尖和一把刺刀的白骨柄。

那樣多而嚴重的武器在一個貧乏的，步行的旅行者身上，確不是平常的事。他的朋友想來也一定是同樣地武裝着的，假如有人脫去了他的襤褸的外套，——就是他的臉。也正顯出他是真的夫拉第阿服羅（12）所以我的那個朋友的謹慎是有根據的：在我們前面立着真正的強盜了！但這時我却更怕那個金髮的人。

我們走上了山。在第一個轉灣的地方。我們轉過身來，滿意地見到他們仍在那酒館裏。湊巧又有一個保衛團的柴潑梯厄（13）和我們作伴。我們安心了。

特羅揚的廣闊的山徑起始了，在綠的森林中蜿蜒着，這裏的山全穿着這樣的森林。這些稠密的森林愈高，愈大的時候，那麼也就走得愈上，似乎是兩梁牆遮攔着山路上的許多蜿蜒的所在。在森林的內部聽到了夜鶯的歌聲的快樂的嘯鳴。那些瘦的柴果拉馬慢慢地，却活潑地

踏着在那因有被大雨所衝成的低窪而難以行走的石路上。牠們大樂地嘈雜着，用了巨大的鼻孔呼吸着新鮮的，有生機的，山間的空氣。在漸漸升高的時候，那山谷的橫景也同時展開了，做成了更迷人的景色。我愉快地細細望着，也不能適當地稱美那些壯麗的，天堂似的地方，在那巴爾幹老山和波格丹之間的斯雷德那戈拉山的最高的山巔。爲了要使沒有什麼東西來妨礙我的眺望，我就放下了馬的韁繩，一任牠的本能走去。在有些地方，我停下，最後我見到我的同伴已遠在前面而不見了。我孤獨地在森林裏了。那時我又不意地記起了那兩個可疑的意大利人。我覺得有一點煩惱，冷清。因爲土耳其的森林正是盜藪的所在，每道稠密的樹林都有利於惡事，每個樹叢中都易於犯罪，藏躲着某種渴血的人，正和印度的森林有着毒蛇和虎，豹一樣。在保加利亞，森林中的山路是最羅曼的地方，但也是最危險的；在那樣的每處，牠的樹葉的噪

聲所講述的並非是關於林中仙女們的有詩意的傳說，而是關於殺戮和恐怖的血的故事。以此，當一個人孤獨地經過牠們的時候，稠密的森林就似乎是埋伏，而牠們的噪聲也變成神秘地可怕，正像一羣盜黨的私語……這幻想給周圍加上了可疑的徵候。牠尋找着而且見到了，在那些生着臺蘚的樹幹之間，以及在牠們的交叉着的樹枝之間，忽而是阿爾腦脫槍的槍口，忽而是罪人們的頭巾，忽而是躲在森林裏的契爾凱斯們的長的衣角……

周圍沒有一個人，真使我不快……我一次，兩次，不停地喊着，或者會有什麼生物能指示給我以他的所在——至少可以聽到人的聲音。但是答應我的只有回聲……我用力打擊我的馬的肚子，但牠也已倦極了。那地方又現着更似仇敵的景象。太陽漸漸熾熱，微風停止了，森林也靜寂；這時只有一羣蒼蠅的營營聲能够在墳墓似的寂寞中聽到……

！我在兩梁高的樹牆之間走去。強盜不會尋到有比這裏更適宜於犯罪的地方了。在一條轉灣的路上，我本能地回轉身去，就顫抖着：我看見那兩個意大利人出現而又即遮沒在那樹葉叢裏。我已知道了一切：這條路在此處成一銳角；他們似乎已一直穿過森林，可以從我的前面出來，來阻止我的前進，而且以爲我不會注意到他們的。那時我又用力地刺我的馬。當我一走到相交點上，我看見那兩個罪人在一條曲徑上走着；——我們相離只有兩三步路。那時我發狂一樣地趕我的馬，毫不注意那地方的險峭，甚至於也不注意那在路旁的深淵。那條路似乎也因了不幸而更不適於行走；堆疊着幾排的尖利的岩石，在牠的險峭上給加上了彎曲而難行的階級。我的馬忽然滑倒在那樣的一級上。我的脚是縛着馬鐙的繩子的，我恐怖地知道這受驚的獸在牠要努力起來的時候，就將溜倒，而且不能免地和我一起跌下在那深淵裏。我叫了：

……正在這一刻兒，那兩個罪人的臉出現在我的頭上……我看見那個金髮的拔出了他的刺刀。立刻我覺得我的腳已從那致命的網中鬆下，我就很快地到了旁邊。那匹被韁繩牽着而又卸了負載的馬却跳起了，因了那可怖的，剛才避免了的危險的感覺而全然戰慄着。

我清醒了。

『Gracia, sinjori,』(15)我格格不吐地對那兩個「罪人」說，現在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因了膽怯，驚奇，和感謝而感動着……我本能地取出我的錢袋，獻上了袋內的一切，就是我的將來的命運的核心。那個金髮的意大利人拒絕了，又喊着：

『No, no, no.』(19)

那兩個又助我騎上了馬。

『Gracia, gracia, sinjori, ……』我反覆地說着唯一的我所知道的

意大利語，再重行繼續我的行程。

那兩個意大利人又沒入於森林裏了。

在另一條灣路上，我遇到了茲德拉符戈，那個租馬給我的人，他是轉來尋我的。

我的同伴，因了我的遲延而心焦得很，在草地上等候我。我極不舒服，但我一點也不對他們講起我的可怕的冒險，第一因了不愉快的感覺，也因了怕他們要嘲笑我，因為我覺得我還在抖着呢。

當我們已到了特洛揚的時候，我再問那個同伴：

「我們在加那爾斯基汗所見的那兩個意大利人究竟是誰呀？」
他裝模做樣地注視着我。

「我不是已對你說過了麼……」

他又做一種不願再說及危險事的樣子。

『是強盜嗎？』我幽幽地說。

『在強盜之上，是強盜王。』他說。

『你在那兒認識了他們？』

『我認識那第一個……在不久之前。願上帝保佑，別再遇到那樣的人。』

這一個謹慎的朋友的狀態又變成更是神秘的了。

我不能從他的口裏再想探出得更其明確一點。

但是關於這件所遇到的事，我也一點不通知他。

* * * * *

兩年後，我又活潑而康健地回到我的生地。在羅馬尼亞，既不成克里薩斯(17)，又不為洛德希爾特(18)。我的父親恐怖地望着我所倒在他面前的，並非一堆的金子，而是一束動心的詩歌的草稿……在我還家的

頭幾天，我去拜訪我的朋友K……在那邊，我見到一羣青年。我的不意的降臨將他們稍稍迷惑住了：他們多心地而且神秘地互相注視着。我却了解他們的激動，也猜度到他們的集會的性質：兩三日，有人說那教士⁽¹⁾勒符斯基是在本城，——這集會無疑是或由他所召集，或爲他而召集的。

「K先生，」我幾乎憤激地對主人高聲地喊着，「這樣的交頭接耳是可恥的；我請你給我介紹那個保加利亞的英雄和使徒勒符斯基！」

……

一說了這些話，就全然靜下。

有許許多人都轉眼望着一間房間的小門，牠正響着。

從那里出來了一位鄉下裝束的先生。

「我們其實是很早就相識了的。」這一個快樂地叫着，向了我走

近來。

「啊，是你麼……？」我驚奇地，迷亂地喊着，認識了這一個鄉人就是那個在加那拉山路裏穿着藍色短褂的意大利人，用刺刀割斷馬鐙的也正是他。

我們擁抱着，又真心地吻着，在那驚奇着的，成立不久的委員會之前，我也就做成了其中的一員。

我是這樣地和勒符斯基相識的。

那別一個是誰，那個在加那拉山嶺中的黑意大利人，我仍不知道；但他也無疑是一個使徒罷。

註：

1. 汗土耳其語，意為附設酒飯店之小旅館。

-
2. Zopot: 保加利亞的城鎮名。
 3. Karlovo: 同上。
 4. Kofido: 古亞細亞之一省，即有名的，金羊毛所在的地方。
 5. 銘鏽：金幣。
 6. 屏爾：巴爾幹的通路。
 7. Abruzzo: 意大利之一部，內含 Apennines 山之最高及最荒野的地方。
 8. Kalabrio: 意大利之東南部，約在十一世紀前之稱。
 9. 擦爾扶羅：壞的皮鞋。
 10. A.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詩人。
 11. F. Petrarca (1304—1374): 同上。
 12. Fra Diavolo: 意大利語，意即魔鬼兄弟，為意大利巨盜 Nic-

hele Pezza (1760—1806) 的混名。

13. 柴潑梯厄：土耳其的警察。

14. 契爾凱斯：高加索人之一種，大部分都因要避免俄羅斯的壓迫，而移居於土耳其邊境。

15. Grazie, Signor, 意即謝謝，先生。意大利文作【Grazie, Signore】

16. No, No, No 意即不，不，不。

17. Krezo 約當紀元前五六〇，Lydia 之王，以財富著名。

18. Rosildo A. M. Rothschild (1743—1812)，猶太銀行家，為洛德希爾將家的創始人。

19. 教士：自願護教的青年，保加利亞的愛國者 Vasil Levski 亦曾為之。

倔強的人

列車剛在車站停下，而且牠又準備要開了，因為在這些地方牠只停兩分鐘，以交遞郵件。上車和下車的旅客，在這小站是不常有的。

但今天，却不像往常一樣，一大羣村人密集在停車場前，活潑地談着天，對那些帽上有花圈和花冠的人道別。這些都是從近地K村來的後備兵，他們是叫去操練的；操練的時期不會繼續到過三個星期，可是關於附近的戰事的不確的流言却刺激了那些村人們，他們以為同這些青年一分離，就像要在長久之後或永沒有時候再見到他們了。那些村人們即刻都聚集在一輛舊而長的三等車邊，那是恰緊貼在機車之後的前段，這最前的地位，給放着這樣老舊的車輛，是有着特殊的意義

的：倘或遇到不幸，前段的車輛老是特別易於同了在其中乘着的人類一起撞碎，由了這，他們却又常是可以從前面的死滅的打擊裏，救出那爲多付一點錢的人們所乘的在後段的車輛……

在最後的一刻兒，正在那時候，在列車搖盪着緩緩地移動起來的時候，一個美麗的姑娘靈便地跳上了階沿，將花圈遞給一個身長而金髮的兵士，那人正半身靠在窗外，來拿花圈，捏着那姑娘的手指，快要碎了。

列車開行了，這兩個青年的男女，一句話也沒有說成，或者是不知道說什麼好。那個喘息着的，紅得像山鵲一樣的姑娘對着那漸漸漸遠的車上的那扇小窗並不移開她的視線，而在窗外，一個不戴帽子的頭也仍是不動地在着。

※

※

※

※

※

不久之後，列車在沒有樹木的小山後蜿蜒着。太陽抖抖地閃着光，在那黯黑的小山上面，彷彿是一個溶化的金球，又沒落在牠後面的火紅的海裏。即刻是黃昏了。列車用了更大更大的速度繼續地飛着，經過了荒涼而黑暗的田野。車頂的燈亮了。那些青年們解開了他們的袋子，拿出食物來當晚餐。突然，機車震耳欲聾地鳴着，車子停下了。

『這是什麼？是車站麼？』青年們相問着，望着黑暗的田野。可是却看不到有一點相像的。列車是停在田野中，一定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了。

『紅燈哪！』有一個說。

果然，在那相近的鐵路小屋裏，點着一盞紅燈——這是路上不能通過的記號。不久，他們知道附近的一頂小橋斷了，而且那列車就必須等到明晨，到他們修理完工的時候。

『誰都可以隨意下車去！』響着那車掌的聲音，他開了門。

一刻兒後，兵士們都在地上了，在黑暗和新鮮的空氣之中。別的車廂裏的旅客也如此。可是他們並不安靜地，默默地忍受這不愉快的事

情。

『這才是可惡的事哩！』二等車的幾位先生喊着。

『他們是瞎的麼，以前不將那頂橋修好！現在我們將整夜在田野裏立着了！』在一等車裏雷似地響着。

那些後備兵對於這意外的事却很安靜；這事情只使他們驚異，却並不使他們發惱。他們已知道了兵士的第一義務是服從與無抵抗的忍耐。

『喂，聽着！讓我們躺在草上罷。』有幾個喊着。

『讓貴人們睡在車廂裏，才不至於傷風。』別一個嘲弄地說。

「在草上，在露天下！」

並沒有人願意留在車廂裏。而且當那些「貴人們」拉上了窗間的玻璃，以免夜寒侵着他們的時候，兵士們都躺在田野裏的柔軟的草上，眼睛定着閃爍的星辰，牠們彷彿是珍珠沙一般地撒蔽了長天，又牽記着不能望見的鄉村，親戚們的靈魂這時正在想念着，渴望着他們的那地方。

※

※

※

※

※

兵士們的談話一點一點地靜下。在世上的一切親蜜的和愛戀的今天對於他們的離別和分散的動心的情景，以及夜間的微風的醉人的涼意即刻就闔攏了這些疲倦的孩子們的眼睛。一小時後，只聽到從大約有二十個人的胸膛裏出來的有力而和諧的呼息。

他們之中只有一個仍然醒着。就是麥拉頓、拉伊乞夫，就是那姑娘

給以花園的那個英雄。那個姑娘的臉龐不會從他的眼中消失，不會從他的腦中跑出。他見到的她永是那在列車開行前的最後一瞬間，她出現在他面前的樣子：跑得喘氣的，火紅的臉，黑的，發光而怯怯的，因了心的騷擾而潤濕的眼睛，紅得像珊瑚一樣的嘴唇，這上面是停着祝別的，甜美而不能說出的字句的；就在此刻，他的手還因了她的手指的一握而灼熱着，他又用力地，痛苦地緊握着那個花園。他的靈魂爲了某種秘密的，不易達到的，像尙未滿意的渴望一般的心願顫抖着；彷彿是想見到一個人，向他說一點不能表白，不能解釋的話的需求，可是這却像石頭一樣地豎在他的胸中。他好像是，他的心和他的靈魂還留在停車場裏，就是那個真的麥拉頓是留在那裏，而這裏的呢，是別一個，是假的。

他的痛苦是由於在近來幾天內，他不曾看見昌卡，他只在自己動身的時節見到了她，而且只有一刻兒……他連一個字也沒有說成，也

聽不到她的一句話。而她們却有許多事情，在分離前要談到和說及的。她在他的面前像夢一樣地顯現而且消失了。是的，真而實在的一個夢。不幸的她大約是偷偷地溜出來和他道別，僅僅地達到了目的；當他的眼睛絕望地在找她的時候，她的心還正受着痛苦和難耐的虐待！而且正因了他這個人，人們才將她拘束着的。昨天他去見她的父親米爾友·卡拉席萊夫，一個傲慢的巧爾巴齊（1），易怒而善罵的村人，但有時却存着好心，他會見他，正在這人別了客人不久的時候。

「米爾友伯伯（2），」麥拉頓說，「明天我將同了我們的後備兵一起走了；我是來辭行的，像對於我的長輩一樣，並且來求你的祝福……」

巧爾巴齊米爾友大大地驚異着。在許多年間，他對於麥拉頓的逝世的父親是有仇的，他是其時的一個叛逆者——一直到死為止還是

那樣——是一個有着倔強的頭腦和不肯屈伏的性質的人。米爾友輕蔑地叫他做革命黨³，也不肯好好地看顧麥拉頓，那個有英雄性的遺嗣，也有一點他父親的倔強的性質和對於巧爾巴齊的仇視……爲什麼他現在來和他告別，他且來求他的祝福呢？

『唔，你要走了麼？很好；上帝命他們將你完成爲一個人了；死了的拉伊乞夫生了你這個狗子，上帝饒恕他罷！』米爾友說。

『米爾友伯伯，請不要惡毒地說及我的父親……當他活着的時候，你還咬着他的骨頭呢。够了！』麥拉頓用了頤音說着。

『喂，你要什麼，親愛的？假如你要去了，就立刻去罷！』米爾友叫着，向那青年投着仇視的眼光。

『我就要去了，可是在我動身之前，我要對你說兩句話，這話要請你好好地記住的。』

「說罷，我知道。」

「當我從兵役回來，倘若我仍活着回來……」

「那末倘若你不是活着回來呢？我們的這一區裏的母雞們都要悲傷了？」米爾投悔慢地間斷了他。

「倘若我仍活着回來，我將向你要求昌卡……直到那時爲止，請你不要將她給與別的人！」

聽到了這樣勇敢的話，米爾友向那個青年定着他的眼睛，想看看倒底這人是在嘲弄他不是；可是在麥拉頓的眼光裏，看不出有一點玩笑，只有大膽的勇氣。那時米爾友的憤怒就在輕蔑之中爆發了。

「嚇，狗子，你喜歡別人的女兒，可是誰喜歡你呢，滿生着蟲子的乞丐嚇，看看他罷，他們要將他趕出村去，他只能去求問牧師的屋子了！……」

『我愛昌卡，我們是相愛的。』麥拉頓受刺激地說，望着地下。

巧爾巴齊米爾友大聲地笑着，以代回答，將手伸在他的普拖羅的袋子裏，就走開了。

『請好待昌卡，你聽見麼？』麥拉頓用了被壓迫的聲音叫着，因了憤怒而蒼白了，『我要使你成爲灰燼和塵埃！』

那個青年走了，但他却很清楚地聽到他後面那個巧爾巴齊米爾友的高聲的辱罵。這樣的一個叛逆者，可咒詛的！革命黨的父親生的，你想得到什麼呢？——也是一個革命黨罷了！

麥拉頓想起了這種種的事情，殘忍的仇恨在他的胸中沸着了。『假如他將她給了別的人，我就殺死他，以及她，以及我自己！』他吃吃地說……但不久他的思想又轉到別的上頭，轉到更其優美而靜謐的圖畫上去了。他望見了那村坊。牠正在滿是星星的天空下睡着；小河從米

爾友的庭園的高高的圍牆裏，在老柳樹的垂枝下幽幽地響着；鵝在水面打着盹；在那庭園裏，一切都靜着；只有梨樹微微地嘈雜着，和豇豆的桿子絮絮地發着聲；在牠們旁邊的是沙房托⁽⁵⁾，那裏有着編織機；就是放着她的寢具，昌卡所睡的地方。這時一切都睡了，睡了，只有昌卡醒着，他的鴿子醒着，她想念着，她渴望着……啊，她會怎樣地快樂呀，假如她聽到了他的聲音，在昏暗中響着的低低喚着的聲音；假如她再看見了他，只有他們兩個人，在甜美地談及那在分離前緊壓着他們的靈魂上的一切……這更是多少快樂呢！她會像蛇一樣地從牀中爬出，不給一個人知道……他又突然想着：他不能夠去看她麼？到天明還有六七小時，作一次戀愛的相會，時間還很够，不過不可有一點耽擱！他一時就下了決心。現在已經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了：即使有火燄的河在他的前面，他也要跨過了牠，即使米爾友的圍牆變成了城堡，他也要進去……星

星在深深的，青青的天上默默地顫動着。周圍十分的靜寂。破這靜寂只有那些睡着的青年們的鼾聲。麥拉頓小心地站起，而且迅速地經過田野，沿着鐵路走去。不久，他就隱沒於夏夜的朦朧裏了。

* * * * *

已過了夜半，全然被那甜蜜的會有所激動的麥拉頓從那村坊裏出來，走向停車場，再從那裏沿着鐵路進行。直到這裏為止，他並沒有被人看見或者遇到。彷彿是死了的，無人的村莊，這倒使他滿意；他願他的私自到這村裏來以及牠的原因能够保持秘密。此刻他覺得，他違犯了兵士的紀律了，他的作爲是愚蠢的，但要將這撇開，却又出乎他的能力之外。他迅速地走着，他不知道是幾點鐘了；他怕黎明會趕在他之前，他更加速他的前進……風漸漸大了，在籬笆和胡桃樹的枝條間低低地響着。當麥拉頓已經在田野裏的時候，一道強烈的光忽然在他的左首

亮了起來。他望見了：在遠遠的麥田裏，從草堆中跳出着黃色的火燄。風捲着火燄，牠們就跳向新的草束和草堆，形成了一條分裂的火河。四周全耀着光；大火又抓着了——一大堆的草堆，高高的火柱舐着了天空，因了更強烈的風，又捲成了四散的長舌……在這時，麥拉頓聽見處處有人的脚步聲，他詫異地望着，看見了有兩個人向着他走來：是他村裏的兩個鄉人；他敏捷地靠向旁邊，僵僵地走過一叢灌木的後面。想來那走過的鄉人一定不會知道他的。因了這一想，就安心了，麥拉頓走了幾步，又停下來看那大火。在這樣的景象之前，他的心充滿了抑鬱。人們的無數辛苦在這裏毀滅了，只在幾分鐘內，自然力和人力所創造的全財富都變成了灰燼，也永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將那乾燥而易燃的物質從那貪婪的狂怒的手中救出。這場大火無疑是一個壞人所做，這彷彿對麥拉頓示着一個不吉的預兆。他繼續地前進，很久之後，這恐怖的光還是迫

害着他。當有一座高山擋住了他的視線，將那火光完全遮沒了，他才覺到一種輕易的平靜。他回到了他的朋友們那裏，他看見他們仍是熟睡着。他就倒下在他們旁邊，睡着了。

這時，黎明正投射着她的最早的，白的光線到那平靜而漸漸白起來的天上。

* * * * *

太陽上升的時候，列車經過了那頂修好的橋，在日中，牠便到了那些兵士們要來的那城市。

第二天晚上，有人將麥拉頓叫到他的長官那裏。對於這召喚，他很詫異。但當他走進了他的上司那裏，他的詫異却變為恐懼了：他看見了昌卡的父親，巧爾巴齊米爾友。

他臉色蒼白了。

「有人知道那件事了麼？」他想；「不，誰也不會知道的……米爾友是來控告我對他所說的那幾句話的罷……沒有什麼可怕的。」

軍官的臉色却很嚴肅。米爾友也因憤怒而變了臉。

麥拉頓像石像一樣不動地站着。

「麥拉頓、拉伊乞夫，在列車停在斷了的橋邊的那一夜，你會起來到別處去嗎？」那軍官問。

由於這詰問，麥拉頓知道了他的走向村中已爲人所知；大約是在那夜遇見的村人認識他，再由他們報告幹部的。他決意不說謊，承認他的犯罪，而勇敢地接受他的懲罰。可是只有一點他不曾說：他不曾說他同昌卡的相會！不，在這世間不論爲了什麼，他決不使那姑娘蒙恥……他可以死，而他不能說。決定了這，他不再讓步了。他的倔強就變爲鐵似的意思了。麥拉頓是我們的強硬的村人們之一，有着堅強而不能搖動

的性格，在最近的這次戰爭裏——在醫院裏——他們的在外科手術器械下的超人的忍耐和鎮定是着實使我們驚異的。

對於他的上司的詰問，麥拉頓回答說，他確曾起來到村裏去。

『你在村裏做了點什麼呢？』

麥拉頓靜默着。

『你說謊，你並不會到村裏去，却只到了我的麥田裏！』米爾友憤憤地喊着。

麥拉頓轉又驚愕起來。那麼和昌卡相會的事仍不為人曉得。這使他很快樂。但米爾友的憤怒是爲了什麼呢？他要說些什麼呢？他不知道。『爲什麼你到米爾友的麥田裏去呢？』那個軍官問着，並不想到必須先問他，他在村裏做了點什麼，他已滿相信他不會到村裏去。

這時麥拉頓已知道了一切：那燒了的草堆原來是米爾友的，米爾

友就將這大火，這樣的重罪誣告他！他這樣地想着，怒了，就回答說：

「我只走到村裏，我也不知道哪兒是米爾友的麥田，我也找不到牠們。」

他又記起了那兩個村人；是的，是他們誣陷了他！

那軍官顯着不滿意。

「你怎樣威嚇這位先生的呢？」他問，指着昌卡的父親。

麥拉頓詫異地注視着。

「你爲什麼詫異呢？」米爾友說；「請你問，問他，長官，他向我說了不會，他要使我成爲灰燼和塵埃？」

「回答罷！」軍官說。

「我曾經說過這。」

這樣的坦白和真誠使那軍官驚異了，而且中意他。麥拉頓獲得了

他的同情；可惜種種情形却都於他不利。那軍官連一點疑惑的陰影也沒有，他認定在他面前的是那次大火的放火犯。

『帶這人到拘留所去！』他向護兵命令着。

常麥拉頓被帶出了的時候，那個軍官轉身向米爾友說：

『真奇怪！看這青年的模樣和性格似乎不是……』

『危險的放火犯呀，長官，是他並不對你像對牧師一樣地懺悔麼？你喜歡這種革命黨的父親的兒子麼？』米爾友敏捷地間斷了他的談話。

那個軍官嚴肅地望了望他，就出去了。

* * * * *

按照慣例，他們將罪犯解到縣城的審判廳裏。

在同樣的事件上，再沒有更明瞭的了，也沒有爲尊貴的法官們以

清白的良心來裁判而斷定得更快的了。關於麥拉頓的犯罪的辨論是如此明白而無可否認，就是爲他辨護的人也不管麥拉頓的一味的否認，亦以爲他有罪，也不爲他要求赦免，只以受一點稍輕的責罰爲滿意的了……他們將麥拉頓宣判了三年的監禁。

※

※

※

※

※

麥拉頓在監獄裏受苦了有五個月了。

有一天，這年輕的犯人驚奇地見到昌卡的父親跟了一個軍曹走進他的監舍。

『親愛的麥拉頓，』米爾友喘息地說着，『不用再耽心了，他們將使你自由，因爲你是無罪的孩子……那個該死的斯太諾燒了我的草堆，他自己說的好，出去罷！』

麥拉頓出驚地注視着。那軍曹也肯定了同樣的事。他有了釋放他

的軍事裁判的命令。

『你能饒恕我麼，孩子，我謹告了你？我求你的饒恕！』米爾友用了和平的，幾乎要哭的聲音說着：『爲什麼那時你不對我們仔細地說明呢，孩子啊，我們做了怎樣的事呀！』

『難道我不會對你說過，米爾友伯伯，我就是撞也沒有撞着你的麥田麼？』

『現在我相信了……但當在法庭上問你的時候，爲什麼你不說明你在哪兒，以及在村中有誰見到你呢？』

麥拉頓想着，紅了臉，說：『爲什麼我不說麼爲了昌卡？』

『爲什麼爲了昌卡？』

『我去和她道別，而且我們誓相訂婚……我可以說出昌卡的名字來污辱牠的麼？』

他注視着米爾友的眼睛；在這眼睛裏，他見到的不是憤怒，而是一種懇切的眼光。

『噯，親愛的，』最後，這一個說，『你真和我們的昌卡很相愛麼？所以從那時起，她就是那樣的了……噯，不必再如此了……好，吻我的手，我就將她給你，使世界太平罷！』

『你做得很好，因為不然，我要來搶她了，像兵一樣地。』麥拉願說，吻着他的手。

米爾友望着他的眼睛：『你會來燒我的麼，假如我將她給了別的人？』

『噯，噯，你知道我的，米爾友伯伯……』

『此時起，要叫我岳父，岳父了，不要弄錯，革命黨！』米爾友微笑着說着，又領着他出了監獄的門。

依了快樂的巧爾巴齊米爾友的意思，麥拉頓和昌卡的訂婚就在當夜舉行，而結婚則在一星期之後。當這村中的結婚的鼓聲響着，同時也傳布了保塞戰爭的宣言。

第二天，麥拉頓就向戰場去了。

那個絕望的，年輕的妻的勸告，懇求，以及哭聲都不能留住他。連幹部也允許給他一星期的假，但他却拒絕了。「現在祖國才是我的妻，我的親戚，我的愛人，我的上帝了……當仇敵的脚正踐踏着祖國的時候……」

他去了——離開了結婚的宴會，而向着別一個渴血的去了。

他也並沒有回來：他遺下了他的英雄的骸骨在加立勃洛德的山上，又遺下了他的妻子在新婚的面紗下。

昌卡爲他生了一個小孩。藍眼的，美麗的小天使，哭起來震天價響，而又像魔鬼一樣地倔強。

牠的祖父常抱在手中撫弄着牠，頻頻吻着牠的豐滿的小頰，對牠說：

『小伯伯，全然是一個革命黨，倔強的革命黨！』

註：

1. 巧爾巴齊：村入中之富有而地位又占優勢者。
2. 伯伯：村中的對於不很年輕的人的稱呼 (Bar)。
3. 革命黨：意即叛逆者 (Komito)。
4. 普拖羅：村人所穿的寬大的褲子。
5. 沙房托：村中的屋子的進口處，像大的洋臺的樣子。

遺蹟記

6. 戰爭：保塞戰爭。

失去了的一晚

在丕集戲院裏，演奏仍未開場，雖然已經九點鐘過了。這遲延的原因是座：還太少。一共大約有七八個人，他們一大半坐在邊廂；坐在一排的只有一個軍官同了他的妻和一個孩子，以及一個市民——正坐在戲臺邊，靠近火爐。

尙未高燒的燈火吐着朦朧的光，照着那廣大的，荒涼的，因了牠的用舊的和權樓的裝飾而顯着悲哀的戲臺。冷風從戲臺的兩側和臺頂的樑間一陣陣吹來，擺槓的繩微微搖着。戲臺和客座也都沈浸在悲哀的，朦朧的光裏，使人感着一種說不出的厭倦和憂鬱。繆塞⁽¹⁾說：『Trist, comme la porte d'une prison.』⁽²⁾如果有人說：『悲哀得像戲院裏空虛的

客座一樣——也會有同樣的感觸罷……在那黑色的門邊，立着一羣男女演員——女的都裹着皮裘——他們嘈雜地談笑着；他們所以如此者，顯見是想藉以增一點勇氣，因為每次他們不安寧地轉身向着那荒涼的客座時，總是喃喃地說着。

戲院的主任，蘇德拉斯頓先生，焦躁地走來走去，又發着一些不必要的命令——很自若的樣子。在每次推開門的時候，他自由自主地轉過身去，煩惱着：進來的或者是劇團裏的人，或者是保護公安的警察，或者是好管閒事的人，望一望荒涼的客座而走了開去。這一位面貌不揚，穿着有破縫的短褂的小小的人，此刻是煩亂地走着，煩亂地望着，但一當演奏的時候，却比那歷着戀愛的冒險的裘比德(3)有着更多的變化哩：他是戲院主任，是樂隊的指導員，是一個走繩師——在繩舞的時候，是一個丑角——在演喜劇的時候；在收拾戲臺的時候——是一個僕

人，在啞劇裏——是一個侯爵或強盜！

蘇德拉斯頓先生向着那停在戲臺上面的奏樂場裏的音樂隊做了個手勢。他們就嗚咽地，悲哀地奏着，像行葬禮時一樣，一時又靜止了。那些奏樂者都憤怒地將樂器放進箱子裏去。蘇德拉斯頓向他們跑去，在熱烈的爭論以及用力地揮着手之後，才算將他們阻住了。

厭倦，憂鬱，和寒冷在客座裏漸漸地增加了；只有看客却並不增加到十點鐘，還只有十一個人。絕望的悲感顯現於演員們的臉上，在門邊站着的人已不再被聽到在說什麼了，他們是不響而且不動。似明非明的燈光在厭倦上再給加上更多的厭倦。蘇德拉斯頓仍在客座和戲臺之間走着，發着沒有目的的命令。他似乎是很服膺那句謹慎的諺語：『雖無利益亦應該工作，雖無利益亦不可旁觀！』的。

那個軍官是一位身體魁梧的先生，有圓的，紅頰的，滿意的臉，有黑

的脣髭，看一看他的金錢，就說：

「已過了十點一刻了！」之後，他又轉身向着他的鄰座厭倦地說着：

「我們一連來了三個晚上了，而每次是同樣的故事：看客沒有，將錢還給那些已經來了的人。這終竟是對於人們的玩笑罷！假如我知道如此，我也不會將孩子老遠地拖來了。」

「爲什麼你不到斯拉夫揚斯卡、倍色達的戲院去呢？那兒一定不會有像這樣不愉快的事的。」

「那兒我會經去過，但是我也要到這兒來。」

「當然是爲了換換口味罷……」

那個軍官表示否定地搖搖頭。

「你不喜歡那樣的戲麼？」

「說那邊的戲演得不好——我却不能夠。」那軍官又說，拉着他的外套的前裾。「我們的演員却演得很成功……可是——我怎樣對你說呢？——我却不喜歡那演奏本身……」

「是那些劇本麼？」

「是的，那些劇本……我也不說牠們是壞的……反之，牠們却是編作得很好的……但是爲什麼牠們要選那樣的劇本呢？使你像生病一樣地出了戲院，神經錯亂了，又因了可惡的思想而整夜不能睡……我是並不膽小的，而且性情又不脆弱——在保塞戰爭裏，我見過許多可怕的事，我却鎮定得很——但在這兒，對於這些不愉快的戲情和恐怖，我却不能安靜地列座了……今年冬天我去看了五次的保加利亞的戲劇，你想一下看：永遠是同樣的東西：殺人呀，自殺呀，流血呀，失望呀，發狂呀，服毒呀，甚至於有一次，他們把盛着死人的傢伙擡到戲臺上來，

正是像真的死人一樣！只不會燃着茴香罷了！劇本是克拉維歌（4）。那一夜的景象，誰能不覺得發顫呢？……牠是既不好而又不人道的……那些戲劇，我簡直稱之爲看客的神經之投機……看客但非爲了這樣的娛樂而來的呀……而那一篇戲劇的作者却是歌德（5）！那末是什麼呢？我說他是作了一篇可惡的劇本了，或許牠是天才的作品，但在戲臺上，牠是可惡的！就是沒有這，我們的生命也滿是苦痛，悲哀，以及可詛咒的事物……文學是可以將這描寫的，因爲有人相信文學能够再現人生，但是在戲臺上却無須給我們看他們的人生的代表。你想，我們離開了市街，離開了苦痛的現實，我們到戲院裏去找尋一點慰安，娛樂，假如你願意，讓我這樣說——將精神提高到一種更安靜而清潔的境地，而他們却使我們在眼前看到了慘殺，失望，盛死人的傢伙，和喪儀！你知道那是在什麼時候？其間的影響，其間的牠的最強的狂暴！正如在我們的窗

前於一日中經過了三四十輛的喪車……却將那樣的景象作爲大大的娛樂，不是嗎？看，今天晚上，在斯拉夫揚斯卡，倍色達裏又演奏着一篇有一次殘殺和一次發狂的戲劇……」

『是伊凡科(6)不是？』

『不是，是拉斯卡(7)，所以我喜歡丕集戲院。這裏是不精緻的，質樸的，但這些小丑們的滑稽的動作和粗淺的雙關語和打耳光能使我們笑。依我說笑就是康健。我們應當使我們保加利亞人常常笑，他們才會成爲更好的人……假使我是民衆教育的長官，我就要給這位窮的蘇德拉斯頓加以幫助，讓他使我們笑，像那倍色達使我們恐怖一樣……』

『是趣味的關係，』那個市民不關緊要地說。『哈，看客還只添了兩個哩！』

正在這時候，有一個僕人在戲臺上出現，旋高了兩盞在前面的燈，周圍就散佈着快樂的光。

『勇敢的！勇敢的蘇德拉斯頓……』那軍官喊着，『在十四個看客之前，他竟決意開演了，真有勇氣呀！』

蘇德拉斯頓在戲臺上出現，穿着清潔的黑色禮服，以代那件襤褸的短褂，走近臺前，喃喃地向着客座裏的那些空的椅子說：

『諸位先生，今天晚上要停止開演了，我求諸位原諒，戲資請你在櫃上收回。』

最後的幾個子咽住在他的喉嚨裏，幾乎難以聽到。

『那是不行的，先生！』那個軍官想不到又是這樣，就發怒了：『到現在為止，你已經這樣地對我做了三次了……爲什麼你先貼着廣告，然後又將看客趕走呢？』

『沒有人呢，你難道不看見麼？』那個不幸的主任用了認罪的，低的聲音說，因了煩亂而更變小了，更悲哀了。

那個軍官同了他的家屬和那個市民從客座裏走出，停在櫃臺之前。那個女會計員，一個美麗的姑娘，穿着演繩戲時的玫瑰色絨衫，將票價付還給一小堆的看客。她的手顫抖着，在她的眼睛裏似乎閃着眼淚。那個市民推推那個軍官，對他指出那張貼在板上的今天開演的廣告。——他使他注意到幾行小一點的字，是以前他們所不曾留意到的。

這幾行字是可怪的，難以相信的！大約在世間不會有和這相像的廣告的了。

『我們敬懇諸位先生，爲了同情心和人道，今晚來看我們的演戲，因爲我和我的一家都快要餓死了。』(8)

那樣嚇人的廣告，顯見是因太過分而失其效力，但這却確證着一種牠所說明的苦痛的情境。

他們互相受驚地望着。

那軍官揪住了他的前額：

『看這兒的悲劇，人生的悲劇……我却來要求這悲劇的娛樂哩

……該死的人生！』

他們就出去了，向櫃上望也不望。

註：

1. L. A. D. Musset (1810—1857) 法蘭西詩人及小說家。

2. Triste comme la porte d'un prison 意即悲哀得像監獄的門邊

一樣。

-
3. *Jupitero*：羅馬神話中之大神，即希拉神話之宙斯 (*Zeus*)。
 4. *Klavigo*：歌德所作之劇本，中國已有譯本，湯元吉譯，商務印書館出版。

5. *J. W. von Goethe* (1749—1832)：德意志作家。

6. *Ivanku*：保加利亞的主教克勒門脫 (*Klemen*) 所作之史劇。

7. *Ruska*：伐佐夫所作之劇本。

8. 作者原註：此係實事。

原 书 空 白 页

燒了的草堆

大約是近乎收穫之前。

在田野裏，在那些黃的，收割過的麥田裏，四面都放着一排一排的草堆，等候着拖到打禾場去，在打禾的燧石一下爆響。這些長列的草堆使人記起了在戰場上的屍首，在殘忍的戰爭之後所散布着的無數犧牲。但這戰場却是快樂的，祝福的。得了這樣的勝仗，並非由於鐵和火，而是由於勤勞的村人們的誠懇的工作和生產的手。那是一幅安靜的，快樂的圖畫。但是M博士，蘇菲亞⁽²⁾的有名的獵者，却全然不在那幅圖畫裏。在土堆上和收割過的田上走着，他巡視着獵物。他的眼睛和他的聽覺只緊張地注意於有沒有鸚鵡或兔子從什麼地方出來，可以用他的

槍的準確的射擊將牠擊下。忽然有一隻兔子從那相近的草堆後面跳出。那博士就開槍射去，但他見到那隻獵物仍活潑地跑去，並未拼着一粒鉛子，離開了獵狗和獵人的眼光而不見了。那隻狗帶着發怒的，哭似的吠聲左右地跪着，失去了牠的捕獲物的影踪。那博士就喚了牠回來，他知道一定不會擊中那隻獵物，之後，他蹲在草堆的陰蔭裏，休息了。

他拿起一支紙煙，擦着火柴，吸着。

但在他從他的煙管裏快樂地正吸了兩口的時候，他注意到在他旁邊有什麼東西冒着煙。

『啊！』他喊着，看見了有一束麥因了隨意擲着的火柴而燃燒着。他跳起了，就用腳踏着。但那小小的火燄却迅速地爬着，飛向那些乾燥的，像火絨一樣地易於燃燒的草堆。他用了他的槍柄敲着，但這却使火燒得更旺。幾分鐘之間，火燄將那整個的草堆環住，又蔓延到一排

內的，別的草堆上。牠們在濃煙中惡意地爆烈着。

那博士用了極大的努力想將那被微風助着勢的大火熄滅下來。那火却貪婪地，很心地喫盡了村人的工作所堆成的財富，在田野裏蔓延着，恐嚇着其他的草堆。

受了這樣不幸的打擊，他不知道怎樣做才好，就很快地走過了田野，想去了。

有許多村人從村中出來了。他們向着這裏。向着冒煙的草堆跪來。他們叫他等着。有幾個拿着長的棍子。他們的臉是因了發怒而現着殘忍的樣子了。

那博士曉得自己的不幸的地位，他已難以想從那些發怒的村人中逃走。他知道他們將打得他不能動彈，而且斷定了要避了這樣的惡運的唯一的方法是全在乎那些村人的。

『是你燒的麼，先生？』一個年輕的鼻伯⁽³⁾喊着，有着極難看的，不會剃過的黑臉，怒氣已使他幾乎變成野獸一樣。

『他爲什麼燒了那些草堆呢？』別一個白鬚的，矮而跛脚的村人又喊着，發着野蠻的目光，揮着棍子，雖然並不打他。

那博士叫着：

『Frank ko sui ！』^(*)

又起頭用幾個最常用的保加利亞字，夾雜些法國話，想藉了這幫助，對他們說明他並非有意燒了那些草堆，又裝着有力的手勢以表示他的抱歉。

那個矮的鼻伯拿了他的槍。那博士因爲這樣的無禮而發怒了，就跑過去將牠奪回，爲了要保持着驕傲的，外國人的樣子。

『這不是保加利亞人！』

「隨他高興做哪裏人！」那個有着野蠻的臉的，年老的梟伯喊着，又侮辱地拉住了他的手。

又來了別的梟伯們。

「燒了我的草堆的是這人麼？」一個浴着汗的，瘦的村人怒叫着，光着頭。

「是這人，是這人，」

「他媽的。」(5)

「好，我們要教他知道燒了別國人的所有物的人應該怎樣。」

那個受驚的博士忽然聞着了酒氣。那些村人已經是醉了！

「Frank konsul！」他重行喊着用拳拍着自己的胸口。

但是那些村人却並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這位先生是怎樣的人。他們用了惡意的眼光對他看着，向他傾吐着發怒的責問和侮辱。他

們將他可怕地包圍着。

注視着這些發怒的，因仇視而變了相的臉，他覺得似乎是落在某一個太平洋島上的食人人種的手中了……他驚奇地見到了他們之中有一個和腓特烈大王（6）可怪地相似——他的像片，同了別的名人的像片是他保存着在家裏的畫片簿裏的。——同樣地起稜角的容貌，尖的鼻子，銳利的，鷹一樣的眼光；別一個梟伯——拿他的槍的那個——可異地像維克多、雨果（7），一個在野蠻的情狀裏的維克多、雨果，凶惡而不能安靜的。又一個梟伯，大怒的，有着黑臉，微微張開的，厚的嘴唇，頭上纏了一塊布當作帽子，使人記起了麥納力克（8）……但是那圍着他的，雷響一樣的風暴並不給他以來稱美那些像有名人物的梟伯們的模型之可能，他仍用了他自己的夾雜的語言和手勢對他們說明他並非故意放這大火，又拿火柴給他們看，擲在地上，以求更明白的了解。

「啊！看他！他自己也承認：他是用火柴燒了那些草堆的！」那個像腓特烈大王的喊着。

「咳，你這個婦人（9）！」那個草堆的主有着喊着。「問他，他爲什麼燒的是爲了取燠麼？」

但維克多、雨果却哭喊着：

「我們應斬斷那一隻手，要這樣地，這樣地，斬做幾截！」

那個主有着望着那已變成灰燼的草堆，哭着。

又來了其他的村人們。

「這人是誰？」

「工程師罷，」有一個說：「我曾在蘇菲亞賣牛乳給他過。」

「在我們的穀倉裏，他做了什麼事呀？爲什麼他不坐在他老婆的身邊呢……？」

『好，讓我們來燒他的鬍鬚！』腓特烈大王說。

『讓我們帶他到村裏去罷！』

『我們將他縛起來！』

那博士就做一種像在數錢的手勢，對他們表示他預備賠償那已燒了的草堆的價值。他願意對他們說，他已預備付給兩倍或三倍於那主有者對他要的價值，但因為他是裝做不懂保加利亞語的，他爲了一點都不能使那些村人明白的，絕望的手勢而乏力了。後來，他又決斷地第三次喊着：

『*Ban frank konsul!*』(10)

『他是一個領事！』一個懂那句話的人喊着。

『就使他是秘書，就使是王子——他也沒有權來用火柴燒了我們的辛苦的收穫的罷。』腓特烈大王回答說。

『啊，我的草堆飛去了，變成灰了！』那個麥田的主有著訴苦地哭
着。

維克多、雨果想將他縛住。

那博士大怒地動着，又用肘撞他。維克多、雨果發怒了，就推那博士，
搥住了他的胸部。

博士的背上打着了幾拳和刺着了幾下，有兩棍落在他的肩上。

『拿住他！』

就有幾隻手拗轉他的手向後。一個村人用了自己的帶子將牠們
縛住。

『現在到村裏去！』腓特烈大王命令說。

『且等一等，警察來了！』

他們就停住，看見了有一個鄉間警察喘息地跑來了。他已見到了

那大火和羣衆，就很快地跑來看究竟是什麼。

那博士用了哭聲對那警察喊着：

「啊，快來放了我！我是在什麼地方呀？還是在保加利亞京城的門邊呢，還是在野蠻的達荷美⁽¹⁾呢？」

依了那警察的命令，他們就將那俘虜的手解開。他無力地倒在地
上。

「你們要博士先生怎樣？」那警察問。

「他燒了我的草堆！」那個麥田的主有者喊着。

「是因了錯誤呢，兄弟！」而那博士也對那警察說明了！現在用保加利亞語了，怎樣遇到這不幸的事。「對他說」指着那個主有者，他又繼續說，「我已預備賠償他的燒掉的草堆的價值。——那失去的價值多少？我將付給三倍的錢。這贏餘够嗎？」

『我不要他的贏餘！』那難以安慰的斯多揚喊着。『我只要我的草堆。我只要我的辛苦的收穫，我願意在這兒看到我爲牠而疲倦，而流汗的東西。——上帝已給予了豐富的收成，保佑了我們沒有旱天，也沒有冰雹，我播種，收割，堆好，正當我能快樂一下了的時候，是不是爲了這，他這位先生就來了，放火在那些草堆裏嗎？』

斯多揚帶淚注視着那些冒煙的草堆。

最後，那警察使他接受了那博士所給他的慷慨的賠償。他藏了那錢在他的胸前，又重行繼續地囉嗦着，絕望着，悲訴着。

『這人真是獸子！』他已得到了所失去的兩倍了。他還唆咕些什麼呢？』那博士說，同着那警察走去。

『原諒他們罷，博士先生，』那警察微笑地對他說。『這些村人都
是腦經簡單的人呢。他們很歡喜自家的出產，拖着自己的草堆到打禾

場上去。在那兒他們就打着，小孩們也快樂了，騎行着打禾機；之後，他們運了穀到城裏，賣給店家，習慣是如此的；之後，他們在酒館裏歡宴着，互相稱贊着他們的麥田的出產的多少，以及他們的穀子所賣的錢的多少。這樣他們才見到錢的可愛。而現在這個村人到這兒來，只能見到灰燼了。『那個聰明的警察繼續說着，他自己以前就是一個種地的人，是知道保加利亞的農民的心理的。』

註：

1. 打禾的燧石：用厚板做成，由牲畜拖動的打禾機。
2. Sofia：保加利亞的首都。
3. 梟伯：蘇菲亞附近的村人之稱。
4. Frank Kousul：爲了裝做外國人而說的話。

-
5. 他媽的：原作「我們要使他的母親哭，」常用的罵人的話。
 6. Frederiko In Grandu (1712—1786)：普魯士王。
 7. Victor Hugo (1802—1885)：法蘭西詩人及小說家。
 8. Menelik (1844—1913)：阿比西尼亞王。
 9. 婦人：常用的罵人的嘲笑詞，即對於物亦用之。
 10. Ben frank Konsul：土耳其語，意即我是法國領事。
 11. -Dahomeo：非洲西北部，為法屬之殖民地。

原 书 空 白 页

後記

伐佐夫的小說介紹到中國來，早在民國十年，就是登載於小說月報十二卷十號的魯迅先生所譯的那篇戰爭中的威爾珂，後來編入現代小說譯叢裏的。其他還有兩篇：沈雁冰先生所譯的他來了麼（雪人），胡愈之先生所譯的失去的晚間（星火）。

本書計小說五篇，係根據世界語叢書第十三冊，A. D. Akimsov 的世界語譯本重譯。排列亦悉依原譯本。胡譯一篇（即本書中失去的一晚）有臆改之處。魯譯係根據德譯本，沈譯則不知根據什麼文譯本（英譯）；因為願意保存原來的一致，所以不將那兩篇插入，好在已都有單行本了。

關於保加利亞文學一篇，係 J. D. Bourchier 原作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ulgaria)，惜乎太略；關於伐佐夫一篇，則係魯迅，沈雁冰，At. D. Atanasov 三位先生的介紹，抄撮而成。並誌於此，以示不敢掠美，且表謝忱。

最後，再提一提我爲什麼要翻譯小國的小說。這是第一，同情於小國；第二，不僅大國小國確實也有她的文學，她的小說第三，世界語的利用，根據了直接譯自各小國文字的世界語而重譯，似乎一定比較地可靠一點，勉強可以作爲『重譯』的一種辯解，雖然重譯之風是斷不可長的。只此而已！

一九三〇，五月。重譯者